

税

税魂

SHUIHUN

报告文学 ●

税 魂



湖北省房县税务学会
湖北省房县文联

湖北省鄖阳地区税务局局长李家桢同志题辞

承前啟后，为社会主义

无私奉獻。

李家桢
一九八〇年
八月廿五日

湖北省房县县长罗正保同志题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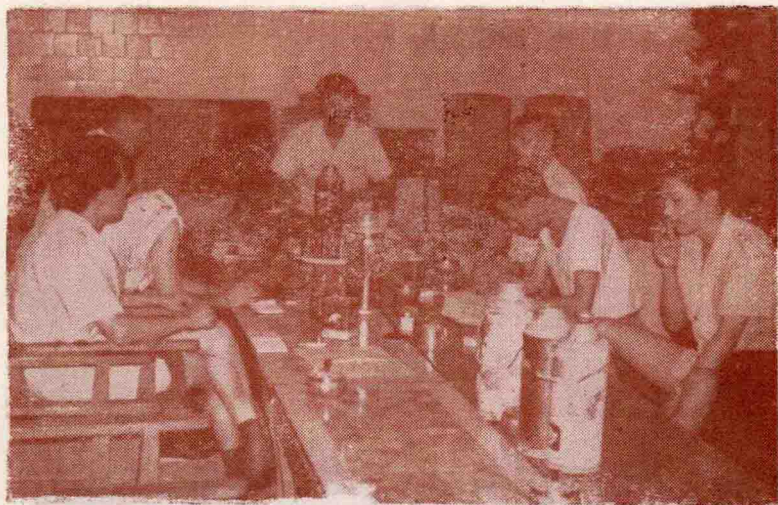
总结 经济
发 扣 成 绩
依 法 治 税
服 务 经 济
罗正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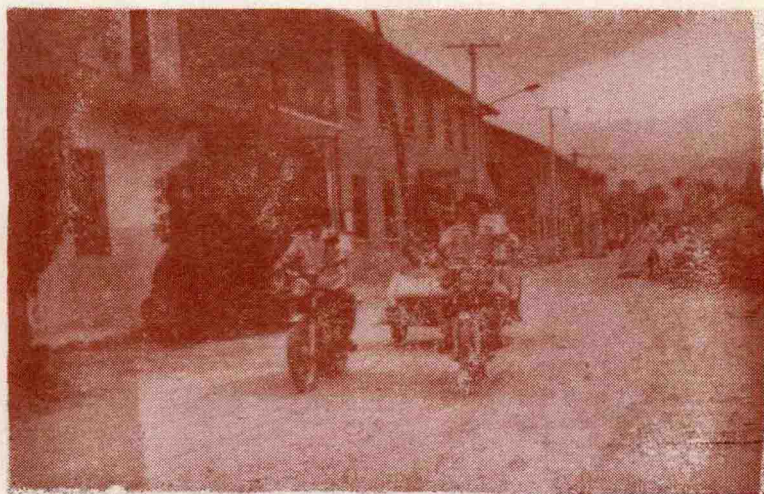
税收检查



市场征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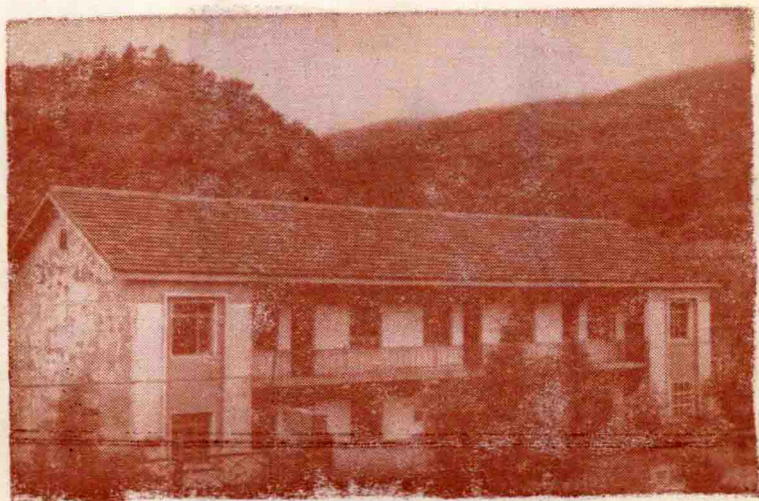
決 策



出 征 圖



跋 涉



山乡税所



促产开源



老有所乐

目 录

写在前面	章寄汉 (1)
税魂	曲良明 (3)
热血青春	向长志 (26)
旋转的轴心	余策星 (41)
无悔的人生	周天鸣 (57)
深山聚财人	杜登彬 杜登玮 (94)
通向巅峰之路	周海波 万月文 (76)
鸿飞千里	刘怀德 胡元斌 (84)
章寄汉印象	杜 虎 (101)
曾 功 伟	霍中南 陆 杰 (118)
道是无情却有情	陆庆明 (135)
女人变奏曲	王 洁 (145)
啊, 那湛蓝色的	贺昌盛 (161)
国徽闪动	周先智 (168)
军店有个“张居正”	张安民 解慧义 (180)
“愚公”张宏运	卢明清 (196)
心有磁石针	赵大明 (204)
收税人	周松泉 (221)

写在前面

房县税务局局长 章寄汉

税和税收，国家调控经济活动的重要杠杆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，是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所必不可少的，它维持着国家的政治、文化、军事、外交、卫生福利等事业的正常地开展，是一个集团赖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。在我国，随着开放搞活政策的不断深化，税和税收与人们的接触频率则愈来愈高。尽管当今中国，人们的法制观念还比较淡薄，但由于几千年的税收史，使人们对税和税收却保留着朦胧和神迷的意识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难道不是吗？我们经常听到的是“要得安，先了官”和“黄粮国库不可有误”，不就是一个证明吗？因此，人们需要了解税和税收。

建国四十年来，尽管房县税务机构几经分合并撤，但税务工作始终未有中断过。我县几代数百名税务干部与全国其它地区的税务干部一样，在贯彻税法，严肃税纪和为国聚财的园地里默默无闻地耕耘着，他们用汗水和热血浇灌出了一朵朵丰硕的经济之果，四十年累计为国家和房县聚集了建设资金1亿元。为了税务事业，为了发展生产，他们有的置亲人而不顾，有的视名利如粪土，坚贞不渝，矢志不移。他们所付出的一切，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。但是，他们的工作却时常遇到冷嘲热讽，甚至于谩骂殴打。这是为什么？这公

平吗？这让税务干部们去怎样的想象呢？因此，税务干部也需要得到广大纳税人的理解和支持。

亲爱的读者，假如你是一名国家干部，当你拿到本月工资的时候，假如你有一个温馨的家，当你和家人一道观看电视里精采节目的时候，假如你是一个工人，当你清晨踏入厂门的时候，假如你是一个学生，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尽情吮吸着知识甘甜的时候，你是否意识到这些设施的建成、你的工资，是多少税务干部用心血和汗水一分、一角地收聚而成的吗？为了让你们了解税和税收，理解和支持税务工作，在领导的关怀下，我们编辑了这本反映税务干部学习、工作、生活和追求的报告文学集《税魂》，奉献在你的面前。

本书共收集作品17篇。有的反映了长期身居领导岗位，秉公执法、甘为人梯的老干部；有的反映了虽饱经风霜但对党却坚信不移的老同志；有的则记录了执法如山、不计名利、继往开来的中年工作者；有的则鼓励正在刻苦钻研业务、勇于开拓奋进的年轻一代。全书既有对个性的描述，亦有对群象的雕塑。文章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，用细腻的笔调和浓厚的色彩再现了几代税务干部的酸甜苦辣、人生追求。看后，你一定会进一步了解税收、理解税官；你一定会向往这一职业，给正在默默工作着的税务干部以敬佩的微笑。

参加本书编写的大都是业余作者，他们利用工作之余，加班加点，为这本书的编写花费了一定的精力，为此在这里表示衷心地感谢，同时为大力支持我们的县人行、工行、教委、广播站、文化局、印刷厂等单位一并表示感谢。

由于我们的水平和时间所限，故本书可能有不尽人意之处，敬请批评指正。

一九九〇年七月

税 魂

曲良明

朋友：你了解税务吗？你了解头顶国徽、身穿湛蓝色制服的税务干部吗？

滔滔黄河，孕育出了炎黄子孙的勤劳智慧；巍巍长城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岸雄姿。几千年的沧桑，孕育出了北方的酒文化和南方的茶文化。但你决不可能从历代的著名经典中，找出讴歌税收的诗篇。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苛捐杂税，使广大的劳动人民心中产生偷税、抗税、厌税的意识，而且这意识根深蒂固、不可改变。漫漫历史长河，记载了多少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英雄。那么，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，税又是以怎样的面目出现的呢？

走进湖北省房县税务局方正整洁、窗明几净的机关大院，从那些年长的、年轻的税官微笑的脸上，从他们如梦如云的追忆中，我看到了松树的气质、柳树的风格，豁达的胸怀和无私的奉献，这一切，都使我深深地感动着，同时也想急于告诉大家。于是，在这里，我用心血写下了这样两个大字——“税魂”。

朋友，假如你愿意，就让我们一起从他们那断断续续的回忆中，去追溯走过的路，去认识、理解这些税官吧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，北京城的几声礼炮，结束了几千年在黑暗中摸索的生活，拉开了新中国的序幕。

走来了，迎着硝烟、踏着崎岖走来了；走来了，为了战争的需要，为了祖国的建设走来了。百废待兴的房陵，张开它那博大的胸怀，迎接了这些新中国第一代税官。于是，房县税务局成立了。

1. 1950年春，房县西街。

刚解放的房县，经济相当困乏。这里既没有高大的烟囱，也没有象样的门店，只有1600多户私营工商业者。在不少的纳税人心中，仍残留着对旧中国苛捐杂税的强烈厌恶和抵触情绪。所以，要开展正常的税收工作恢复经济建设谈何容易。

当时的税务局很小，只有一个小小的天井院和七八间房屋。它座落于城关西街，很不起眼。可这里却容纳了29颗躁动的心。他们硬是咬紧牙关，克服了各种困难，打开了房县税务工作的新局面。

2. 1952年春。北街。傍晚。

春暖还寒。风是那样刺骨，天空也不时悠闲也飘落下几片洁白晶莹的雪花。街上的行人渐渐地少了下来。

风雪中有两位身材清瘦的年轻人，身着黄色的棉衣棉裤，急急地走。肥大的衣裤随着身体有节奏地摆动着，仿佛座钟吊摆，使人有些伤感，有点凄苦。

走在前面腰挎盒子枪的是20多岁的税务局副局长吕宜学

(局长由县长董成文兼任)。1949年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。紧随其后的是局稽征股工作人员况学俭，他21岁，是本地人，不久前加入税务行列。

这时，吕宜学感到肚子里咕咕作响，才忆起从早晨到现在，他俩只喝了两碗稀饭，已连续开了三个民评定税会了。

“走，进去喂喂脑袋吧。”吕宜学摸摸身上还有几角钱，望了望一家尚未关门的饭馆，扭头对况学俭招呼道。说话间，俩人便走进了这家餐馆。一阵风扫残云，不到五分钟，两碗汤面便见了底。

鸡叫二遍时，俩人揉着发涩的双眼，拖着沉重的双腿，赶向局里开会。当吕宜学一只脚刚跨进门槛时，新婚不久的妻子便当头给了他一棒：“还晓得回来呀，这两天我头痛得很，浑身热烫烫的，也不知得了什么病，你连问都不问一声。你是巴不得我早死了，才省心呢！”

.....

妻子唠叨了半天，听听没人应声，扭头一看，吕宜学连鞋也没脱，已在床头睡着了。

她轻轻地走过去，脱下他的鞋子，盖上被子，坐在床前，望望三四天没有合过眼日渐清瘦的丈夫，眼泪渐渐盈满眼眶，悄无声息地顺着脸颊慢慢地向下流淌着。

3. 1953年仲夏。夜晚。税务局院内。

一间只有一扇木格窗的厢房里，三张一连、两张一接地摆放了五张床。床与床之间只容得一人侧身而过。除了床之外，再没有什么家什。换洗的衣服胡乱堆放在枕边，床底下几双鞋子，散发出特有的味道，不断地充实着这闷热的空间。

躺在门边第一张床上的张宏运，仍在“翻山越岭”，怎

么也睡不着。那一阵阵鼾声让他一刻也不能安静。快一年了，为认真执行党的对私改造政策，他从天刚蒙蒙亮的清晨，到万物俱寂的深夜，一刻不停地穿梭于城关的各个角落，涉足到1,000多私营工商业户中，开动员会，送定税单，催收税款，宣传政策。到目前为止，工作总算告一段落，他本打算让快散架的身子好好休整一下，这气味，这鼾声、这闷热烦躁的天气……。他叹口气，披衣起来，坐在天井院的石条上，望望满天的星星发着呆。

4.1954年春，城西山路上。

清晨的山雾异常地浓，它们或依偎在山腰之间，或弥漫在山顶之上。远远望去，仿佛不停滚动着的大海，在荡漾着。行入其间，犹如置身于云海、仙境，让人茫然……

一条身影在蠕动着。时而，他没入云雾丛林之中；时而，又盘行于陡壁悬崖之上。每次登高，他总是要回过头来，望一下渐渐远去的县城……

这是税征股的赵世禧。一大早，他就告别了新婚才几个月的妻子，去中坝、上龛、九道等地协助税收工作，尔后留在上龛搞农村调查。

他这个48年毕业的省国立农业高中的人，感情细腻。他爱他的妻子，可为了他更爱的事业，也为了家乡的富裕，他强捺住夫妻之情，毅然主动要求到房县最艰苦的地方。虽然，他知道这一走需半年之久，他也清楚妻子已身怀有孕，需要他的照顾。

许是为了慰藉一下自己内疚的心吧，当登上城西第一座山峰之后，他面对着县城深深地一揖：“对不起了，只有让你独自寂寞吧，请多保重……”

5.1956年。深夜。税务局填票室。

夜静极了。整条街几乎再没有别的什么灯光了。偶尔的几声狗吠，给黑夜增添几分生机。

长长的填票台上，燃着三只古式麻油灯。四个年轻的填票员在埋头填写着税票。当时还没有复写纸，一式三联的税票，只能用毛笔一联联慢慢地写。为了提高白天的工作效率，尽量减少纳税人等待报税的时间，他们常常熬到深夜，将屠宰税票中的计税数量、计税金额、应纳税额等栏目事先填好，等明天有人报税的时候，只需填上姓名、住址就行了。

“唉，总算填完了，”王保文站起身，甩了几下整整填了80份税票早已发酸的手臂道：“真饿呀，要是有点吃的就好了”。

“做梦娶媳妇，想得美。”不知谁冷不丁地冒了一句。

是呀，到哪儿找吃的呢？他没有吱声，只是在翻箱倒柜地找。终于，他翻出了一支已经有点变色的红辣子，在衣襟上揩了揩灰，放在鼻子下闻了闻，便狠命地一口咬去，顿时，“吱溜、吱溜”的声音，便在空间回荡起来，汗珠也从鼻尖、脸颊、脖颈的皮肤里窜出来，成群结队地流淌着。好久，这“吱溜”之声终于停止了，王保文摸了摸肚皮，高兴地叫到：“真灵，真灵！谁饿了，也不妨一试嘛！”

6.1958年冬，金家沟水库工地。

这天中午，天异常地阴沉，高山潮湿的空气有些让人喘不过气来，黑压压的云缠绕在山的半腰，窥视着几个忙忙碌碌的人。

“轰隆、轰隆……”剧烈地爆炸声在山谷里回响起来。头戴安全帽的廖丰良在心里默数着：一炮、二炮、三炮……五分钟过去了。仍然没有最后一炮的响声，是哑炮？他的心在飞速地转动着：马上排除，否则会影响下午的工程进度和民工的安全。于是，他毅然站起身，向哑炮点走过去。“别过去，廖所长，危险！”几个民工高喊着。

十步、八步、五步、三步、……当他离哑炮点只有几步远的时候，突然，山崩地裂的爆炸声震撼了金家沟的每个山谷，强烈的冲击波把他高高地托起，又重重地摔下。树叶静止了，小河流泪了，当人们呼唤着他的名字，冲到他身边时，廖丰良已是血肉模糊，离开了人世。

就这样，他这个只有27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，他这个曾五次荣获过工作模范的军店税务所所长，他这个生在宜昌远安县农村的异乡人，为了房县的经济建设，为了山区人民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送葬的那天，自发组织起来的1000多名悼念队伍里，不时传出阵阵的哭泣。墓穴挖好了，坟堆成了，墓碑树起来了，可人们却一直跪在他的墓前，久久地、一动也不动。

7. 并非枯燥的数字。

从1950年到1958年的九年间，房县税务局累计为国积累了财政资金552万元。这数字虽然不大，但却倾注了我们税务干部的多少心血？多少汗水？他们为此不知道跑了多少路？熬了多少夜？这也许没人知晓，只有苍天知道。这552万元是我们第一代收税人的汗水和鲜血的结晶。一九五八年底，财税机构合并为财政局。